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马克·吐温作品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集

Ma Ke Tu Wen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马克·吐温
中短篇小说集

[美] 马克·吐温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年 2月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编委会

主 编：王 宁

编 委：李 珊 李广兴 宋永和
孙 峰 张小为 潘文文
曹 勇 王 伟 马天行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责任编辑：张耀天 策划：张文清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东兴印刷厂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440 印张 10560 千字

ISBN7-80606-635-7/I·46

全套定价：1112 元

本册定价：27 元

目录

案中案	1
百万英镑	62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85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件始末	143
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法国人大决斗	158
狗的自述	170
好孩子的故事	183
和移风易俗者一起上路	188
坏孩子的故事	206
火车上的嗜人事件	210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220
竞选州长	229
卡县名蛙	235
三万元遗产	242
神秘的访问	276
他是否还在人间	282
田纳西的新闻界	294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301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308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315
稀奇的经验	322
一个真实的故事	355



案中案

1

这故事是从弗吉尼亚乡下开的头，时间是 1880 年。一个家境贫寒的英俊小生和一位富家妙龄女子正在举行婚礼——这是一桩一见钟情、马上结合的婚姻，可姑娘的鳏夫爸爸说什么也不答应这桩婚事。

新郎侯雅各布·福勒年方二十六岁，他们这个老家族默默无闻，当初是为了给詹姆士国王创收，被逼着从塞奇莫尔迁到美国来的；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有的人是随口说说，其他人是因为真的相信。新娘十九岁，长得漂亮。她热情洋溢，好冲动，爱幻想，对自己保王党人的血统无比自豪，对年轻的丈夫倾心相爱。有这种禀性，她才敢触犯父颜，任凭父亲雷霆震怒和谆谆告诫，她只是洗耳恭听，却不为所动，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就离家出走；如此说来，爱情到底在她心中占据何等位置，也就不言自明了；她为此深感幸福和自豪。

万万没想到，结婚后的第二天早上，新娘就伤了心。丈夫挣脱了她一往情深的爱抚，说：

“坐下。我有话跟你说。我爱你。那是我求你父亲把你嫁给我以前的事。他不答应，我并不抱怨——这我能忍。不过，他对你说起我的那些话，可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听着——你不用说，他说的那些话，我全都一清二楚；这我都有真凭实据。其中他说到，从面相就能看到我骨头里去；说我靠不住，是个伪君子、胆



小鬼，一个不懂怜悯和同情的蠢货，是“塞奇莫尔土产”、“白套袖胚子”，他就是这么叫的。无论换了谁，都会闯到他家，把他像条狗一样杀了。我想这样干，也考虑过，可是我又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丢他的人，碎他的心；一点一点慢慢地收拾他。怎么做这件事呢？通过整治你，他的心肝！我得和你结婚，然后——别着急。你日后就明白了。”

从这时起，一连三个月，这位年轻的妻子尝够了丈夫发挥聪明才智、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的羞辱、欺侮和痛苦，只差没受肉体折磨了。靠强烈的自尊心支撑着，她把所有的苦难深藏不露。丈夫还时不时问她：“你干吗不去你父亲那儿告诉他？”随后又发明出新招数来折磨她，折磨完了再问。她总是回答：“他永远别想从我嘴里知道。”并且拿他的出身来嘲弄他，说自己是一个奴才小子的合法奴隶，只能服从——不过也只到此为止，并不得寸进尺；只要高兴，他可以杀了她，可就是打不垮她，塞奇莫尔出身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到了三个月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什么都试过了，只剩下一样东西还没试”——然后等着她答话。“那就试试吧，”她撇了撇嘴唇嘲弄他。

那天晚上，他半夜里起来穿好衣服，对她说：

“起来，穿上衣服！”

像往常一样，她一句话不说，照办了。他带着她离家走了半里路，然后把她绑在大路旁的一棵树上；尽管她大喊大叫，极力挣扎，却无济于事。他塞住她的嘴，拿牛皮鞭子抽她的脸，放那些嗜血成性的大狗扑到她身上，把她的衣服撕得一丝不挂。他喝住那些狗，说：

“会有人发现你——那些过路的行人。从现在起，约莫再过三个钟头，他们就能路过这儿，把这条新闻传出去——你听见了？别了。咱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他走了。她悲悲切切地自言自语：

“我怀着孩子哪——是他的呀！上帝保佑我生个男孩！”

不久，农夫们救了她，自然而然也把这个消息传开了。居然有人动私刑的消息震动了乡间，可动刑的家伙却远走高飞了。年轻的妻子把自己反锁在父亲的家里，父亲也和她一起把自己反锁起来，从此不见外人。他的自尊心垮了，肝肠才断；他一天天耗干了，耗到最后，连女儿都为死神解救了他而感到欣慰。

后来，她卖掉家产，不知去向。

2

1886年，一位年轻女子住在新英格兰偏僻村庄一所不惹眼的房子里；她孤零零地，身边只有一个约莫五岁的男孩。她万事不求人，离群索居，无亲无故。就算卖肉的、面包房师傅以及其他和她打过交道的人也只知道她姓斯蒂尔曼，她管那个男孩叫阿其。他们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只是说她好像有南方口音。那孩子没有伴儿，没人跟他玩，除了他妈妈，没人教他。她尽心尽力地教育孩子，对自己的成果感到欣慰——甚至稍稍有点自豪。有一天，阿其问：

“妈妈，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吗？”

“嗯，我没觉得不一样啊，怎么啦？”

“有个孩子在这儿路过的时候，问我邮差来过没有，我说来过。她问我看见邮差多长时间了，我说，我根本就没见到邮差。她问，那我怎么知道他来过呢？我说，因为我在便道上闻出他的气味来了。她说我是个大傻瓜，还朝我扮鬼脸。她干吗要那



样呢？”

年轻女人的脸刷地白了，她自言自语：“这是胎里带来的，是那些嗜血犬留给他的本事啊！”她把孩子揽到怀里，动情地搂着他，说：“上帝给我们指路了！”她激动得眼神狂乱，目光灼灼，呼吸急促。她自言自语：“疑团到底解开了；这孩子能在黑暗中做不可思议的事，多少次让我百思不解，如今全明白了。”

她让孩子坐在他的小椅子上，说：

“等着，乖孩子，我一会儿就回来，跟你说说那件事。”

她去自己的房间，从梳妆台上拿了几件小物件放到看不见的地方：一把指甲挫放在床下的地板上；一把指甲刀放在衣橱底下；一把象牙小裁纸刀放在大衣柜下面。她转回来，说：

“好了！有几件小东西我忘记拿来了。”她告诉孩子都是什么东西，然后说：“乖孩子，快去给我拿来。”

那孩子听话，飞跑去了，很快把那几件东西拿了回来。

“乖孩子，难吗？”

“妈妈，不难；你去过哪儿，我就去哪儿。”

她又趁孩子不在时，到书架的下层取了几本书，依次翻开，用手擦过翻开的页面，看一下页码记在心里，然后把这几本书放回原处。她说：

“阿其，你不在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你能发觉是什么事吗？”

那孩子走到书架跟前，抽出动过的书，把书翻到碰过的那一页。

母亲把他抱在膝上，说：

“乖孩子，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发觉你有一件事和别人不一样。你能在黑暗里看见东西，能闻出别人闻不到的气味，你有嗜血犬的本领。这种本领很好，也有用，可是你一定要



保密。如果人家发现了，就会说你是个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讨厌你，给你起绰号。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想不让别人看不起，不招别人嫉恨，就要和大家都一样。这是你生下来就有的特点，了不起，不错，我很高兴；可是，为了妈妈，你要保密，好吗？”

孩子虽然不懂，还是答应了。

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母亲激动得心潮翻腾；形形色色的计划、方案和主意纷至沓来，每一条都离奇、阴险而又邪恶。不过，这些念头使她神采焕发，在她脸上映出残忍的光辉，泛起地狱之火暧昧的颜色。她处于狂热之中；坐卧不安，没有心思看书、缝补衣服；只有不停地走来走去才能让她稍稍放松一点儿。她用二十种方法来测试孩子的特异功能。她沉浸在往事之中，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他伤透了我父亲的心，这些年来我没日没夜地尝试，要一报还一报，都白费了。如今我有办法了——如今我有办法了。”

夜幕降临，躁动的邪恶的念头仍然控制着她。她不停地测试；手持一支蜡烛，从阁楼到地下室，藏别针，藏缝衣针，藏顶针，藏线轴；藏到枕头和地毯下面，藏到墙缝里和煤箱里的煤块底下；然后让小家伙摸着黑去找；找到以后，她夸奖孩子，把他搂得喘不过气来，自己也享受着快乐和自豪的滋味。

从这时起，她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她说，“今后的日子有了保证，我能等，我要高高兴兴地等着。”她重新拣起了放弃多时的爱好，重操音乐、语言、素描、绘画，以及久违了的少女时代的赏心乐事。她又快乐起来，重新体味生活的情趣。年复一年，她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很知足。虽然不能说心满意足，倒也差不了许多。在孩子的心田里，善良的一面压过了其他方面。在她看来，这是他惟一的缺陷。不过，她认为孩子对她的



挚爱和孝敬弥补了这个缺陷。‘他的仇恨不掩善良固然是好事；可是，他的仇恨能否像他的友善一样执著而持久，还是一个问题——这就不妙了。

光阴似箭。阿其长成了一个相貌英俊、体格匀称、膂力过人的小伙子。他彬彬有礼，气质高雅，性情随和，和蔼可亲，虽然只有十六岁，他看上去要老成得多。一天晚上，母亲说有些非常要紧的事情要跟他谈，还说他这么大，该知道这些事情了；长到这么大，他的性格已经成型，足够稳定，能够完成一个她多年来经过深思熟虑而制定的果敢计划了。这时，她对儿子讲述了自己惨痛的经历，所有可怕的细节无一遗漏。那孩子听罢呆了半晌，说：

“我明白了。咱们是南方人，以牙还牙是咱们的规矩和天性。我一定要找到他，杀了他。”

“杀了他？不，死亡是赦免，是解脱；死亡是送人情。难道我还欠他的人情不成？你连一根头发也不能伤他。”

那孩子苦思冥想了一会儿，说：

“您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您的愿望就是我乐意恪守的天条。告诉我要做什么，我一定去做。”

母亲的眼里显出满意的神情，她说：

“你要去找到他。我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已经有十一年了；在这之前，我花了五年的时间、许多的金钱去打听，追寻。他在科罗拉多开石英矿，生意不错。他住在丹佛。他的名字叫雅各布·福勒。听着——这是从那个永生难忘的黑夜以来，我头一次提到他的姓名。想一想！要不是我避免让你蒙受耻辱，给你取了一个清白的名字，你就会姓这个姓的。你要把他从那里赶走，折磨他一通，再赶他走；再折磨，再赶；再折磨；再赶；心别软，手也别软；毁了他的生活，让他在莫名的恐怖气氛中度日，让他精疲



力竭，叫苦不迭，逼得他只求一死，情愿自裁。你要把他变成又一个流离失所的犹太。他会觉得天无宁日，心无宁日，寝不安枕。你要逼着他，缠住他，摧残他，让他肝肠寸断，就像他对我父亲和我做的事情一样。

“我一定遵命，母亲。”

“我相信，孩子。所有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所需的东西也都打点好了。这是一张信用证，你尽管去花，钱有的是。有时候你得乔装改扮。这些物件，还有其他给你提供便利的东西，我也都准备好了。”她从打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叠纸方，上面全都打好了如下内容：

悬赏 10000 元

据信在东部某州被通缉的某男正在此处逗留。1880 年，此人把年轻的妻子绑在大路旁的树上，用牛皮鞭抽打其面部，且纵狗撕扯其衣裳，使之全身赤裸。随后，此人弃妻逃往他乡。她的一个血亲十七年来一直追寻此人。联系地址：某某邮局。有能向追寻者提供罪犯地址者，上述赏钱将以现金方式当面付清。

“等你找到了他，掌握了他的行踪以后，就趁夜晚把一张悬赏启事贴到他住的房子外面，再把另一张贴到邮局或其他显眼的场所。这一定会引起街谈巷议。开始，你一定要给他几天时间，逼他按相近的价钱变卖财产。咱们要逐渐毁了他，只是要一步步地来；咱们不能一下子让他变成赤贫，那会使他心灰意懒，有损健康，也许会弄死他。”

她又从抽屉里取出三四张一模一样的打印信件，念了起来：

18 某某年某月某日



致雅各布·福勒：

你尚余某某天处理你的事务。此期限到某月某日上午某时为止；在此期限内，你将不会受到干扰，逾期则必须迁移。假如在上述期限后仍居此地，我将到处张贴启事，再次历数你的罪行，再加上时间、地点，以及包括你在内的有关者姓名。不要担心你的肢体会受到伤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此事。你把苦难加于一位老人身上；毁了他的生活，伤害了他的心灵。他遭受过的，你也不能幸免。

“你不要加任何签名。要让他得知悬赏启事以前收到这封通牒——赶在他早上起床之前——免得他乱了方寸，不带一分钱就溜走。”

“我一定记着。”

“这封信你只在开始时用得着——可能用一次就够了。以后，当你确信他要从一个地方逃走时，让他收到一封只有这几个字的通牒就可以了：

“迁走。你还有某某天。”

“他会照办。一定会。”

3

给母亲的信件摘录：

丹佛，1897年4月3日



我和雅各布·福勒在同一家旅馆里住了好几天了。我掌握了他的行踪。哪怕他藏身万军阵中，我也能找到他。我经常凑近他，听他谈话。他拥有一座富矿，从中获得可观的收益；可是他并不富有。他学习矿业知识的方法对头——是为挣薪水干出来的。他性格开朗，虽然已有四十三岁，可是岁月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看上去年轻得多——也就是三十六七岁吧。他没有再结婚，一直过着单身生活。他混得不错，讨人喜欢，有人缘，交游很广。连我都觉得被他吸引了——生父的血正在我体内召唤。自然规律是何等的盲目专横、不近情理——事实上，多数自然规律都是如此！我的使命如今越来越艰难了——您察觉了吗？您能理解我吗？能容许我有这种情绪吗？复仇的火焰已经转弱，比我愿承认的还微弱得多。不过，我将继续执行我的使命。我虽然不再有热情，毕竟还有责任，我不会宽恕他。

当我想到他犯下了那样可恨的罪恶，却又是惟一没有因此遭受苦难的人，我就压抑不住心头的熊熊怒火，这种感情帮助了我。那极罪行的教训使他的性格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从这种改变中得到了乐趣。他是罪人，却无忧无虑；您是无辜的，却要忍辱负重。不过，请放心——他会自食其果的。

西尔沃·古其，5月19日

4月3号午夜，我张贴了第一号启事；一个小时以后，我把第二号通牒从他房间的门缝底下塞了进去，限令他在14日夜里11点50分之前离开丹佛。

不知是哪个夜猫子记者揭走了我的启事，然后满城搜寻发现了另外一张，也把它揭走了。这样，按他们的行话说，他掌握了一条“独家新闻”——也就是说，他到手了一条有价值的消息，别的报馆却得不到。于是，早上他的报馆——是城里的一家大报——就在社评版的显著位置刊出了启事，跟着还配发了一



整栏义愤填膺的文章，文章末尾称，这家报纸要在我们的赏金之外，再悬赏一千元！在有生意经可念的时候，这里的报馆都知道如何报道。

吃早餐的时候，我坐在常坐的座位上——我选中这个座位是因为从这里能看清爸爸福勒的面孔，而且距离近得可以听到他那张桌子上的谈话。餐厅里的人有七十五到一百来人，人人都在谈论那条新闻，大家说他们希望追寻者能找到那个歹徒，把害群之马从城里清除出去——不管是用文，还是动武，怎么都行。

福勒进门时，一只手里拿着折起来的通牒，另一只手里拿着那份报纸；这时，我真有点不忍心看他。他的开朗已经荡然无存，看上去老了许多；形容憔悴，面如死灰。后来——想一想他都听到人们说些什么！妈妈，他听着自己那些不会察言观色的朋友引经据典，把有关恶魔撒旦的称号和特点用来描述他本人。更有甚者，他还得对这些正义之声点头称是，随声附和。这些赞同的话出自他的口中，格外苦涩。他当然瞒不过我；很明显，他已经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光嚼不咽。后来一个男人说：

“很可能那个受害者的亲属就在这个房间里，听全城对这件事难以启齿的事情到底看法如何呢。但愿如此。”

啊，我的天，这时候福勒畏畏缩缩的样子真是可怜！他心惊胆战地扫视着四周，再也呆不下去，起身走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放出风来，说他已经墨西哥买下了一座矿山，他打算出售这儿的产业，尽快到墨西哥去，亲自照管那里的产业。他老谋深算，声称这里的产业要价四万——四分之一付现款，其余的要坚挺的证券；不过，由于他为购买新产业急等用钱，只要付现款，他就以优惠价出手。他只卖三万块。然后，您猜他怎么做？他要美元现钞，拿钱的时候，他说墨西哥的



卖主是新英格兰地方的人，脾气很怪，只肯收美元，不要黄金和汇票。大家觉得这事可疑，因为拿汇票在纽约可以很方便地兑成美元。也有人议论过这件蹊跷事，不过只议论了一天；在丹佛，什么话题都别想过夜。

我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他的动向。那笔生意一成交，钱一过手——这是 11 号的事情——我就开始紧紧盯住福勒的行踪，寸步不离。当晚——不，是 12 号，因为当时已经是午夜刚过一点儿——我跟踪他，直到他进了房间。我们住的房间在同一座旅馆，只隔四扇门。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穿上了我的那套满是泥污的工作服行头，把脸抹得黑黑的，半掩着门，手里拿着一个装零钱的小旅行包，摸黑在房间里坐着。因为我猜测那鸟儿就要展翅高飞了。过了半个钟头，一个老妇人手提旅行包从门前走过，我嗅出了熟悉的气味：那是福勒。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跟了出去。他从旁门离开了旅馆，拐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在蒙蒙细雨和浓浓夜色中走过三个路口，上了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不用说，那马车是打过招呼要等他的。我不请自来，在马车后面的行李平板车上占了一个座位，车立刻驶走了。我们走了十英里，马车停在一个小站下客。福勒钻出马车，在带这雨篷的候车亭坐了下来，坐得尽量远离亮光。我也进了候车亭，盯着售票处。福勒没买票，我也不去买票。一会儿，火车进站了，他登上了一节车厢，我从另一头上了一节车厢，顺着过道走过去，在他身后的一个座位坐了下来。当他向列车员买票，说了要去的站名，我趁着列车员找钱的时候，赶紧换了相隔几排的座位。列车员走了过来，我掏钱买了和福勒去同一站的车票，这个车站在西边一百英里以外。

从这时起，他领着我兜了一个星期。他，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大方向总是往西。只不过从第二天起他就不再伪



装老太太了，而是打扮成像我这样的苦力，粘上了浓密的络腮胡子。他伪装得天衣无缝，扮演这样的角色也用不着动脑筋，因为他当年为糊口就干过这一行。他最亲密的朋友也难以识破他。最后，他在蒙大拿一个偏远的靠山的屯子落了脚。他住在一座简陋的小房子里，白天出外打探，一去就是一整天，离人远远的。我住在一处矿工组屋里，这地方糟透了：床铺、吃的、下流话，样样都糟透了。

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四个星期，这期间我只见过他一面；不过每天夜里我都追寻他的踪迹，做上标记。他刚在小房子住下来，我就去五十英里外的镇子，给我在丹佛住过的旅馆发电报，要他们保管我的行李，需要时再寄给我。我在这里什么也用不着，只需要换洗的军队式衬衣，这些我已随身带来了。

西尔沃·古其，6月12日

我想，丹佛的场面在这里根本无法重演。屯子里的男人我差不多都认识，可他们从未提到过这件事，起码我没有听到过。不用说，福勒在这种环境里感到平安无事。他在山上远离大路的地方定了一处开采点；那里前景不错，他工作很勤奋二啊，可是他真变了一个人！他从来不笑，闷声不响，不跟任何人交往——仅仅两个月以前，他还是个好交游、性格开朗的人呢。近来，我看到他有几次路过这里，——垂头丧气，脚步拖拖沓沓，形单影只。他自称是戴维·威尔逊。

我敢担保，只要我们不去惊扰，他就会留在这儿。既然你坚持，我就再去驱赶他，不过，我觉得他已经够苦闷的了。我要先回丹佛去，稍稍修整一段时间，吃几顿好饭，睡几个好觉；然后把我的行装带来，通知可怜的威尔逊爸爸挪挪地方。

丹佛，6月19日

这里的人怀念他。他们都希望他在墨西哥生意兴隆，这些话不只是在口头上讲讲，而是发自内心的。这里的情形你可以



想见。我在这儿虚度了太多的光阴，这我承认。可是，您如果能设身处地，就会原谅我的。

好了，我知道您会说什么，您说得对；如果我设身处地，假如我的心底埋藏着像你一样惨痛的记忆——

我明天就坐夜车回去。

丹佛，6月20日

母亲，愿上帝宽恕我们：咱们追踪的人不对！我整夜都没有合眼。现在已是拂晓，我正在等早晨的火车——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捱时间，真难熬呀！

这个雅各布·福勒是那个罪人的堂弟。咱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干了伤天害理的勾当以后，他哪会再用原来的名字呢？咱们真傻。丹佛的这位福勒比那一个小四岁；他是1879年单身一人来到丹佛的，也就是您结婚的前一年，当时年方二十一岁；能证明这一点的文件应有尽有。昨天夜里，我和他的一个密友谈过，这人从他刚来此地时就认识他。我没说什么，不过，几天以后，我要让他再回这个城市来，他在矿山上损失的金钱应该得到补偿。这里还将举办一个宴会和一场火炬游行，除了我谁也用不着花这笔钱。你是不是要把这叫做“浪费感情”？你想，我还是个孩子；我可以与众不同。慢慢地，我就不再是孩子了。

西尔沃·古其，7月3日

母亲，他已经走了！走了，去向不明。我回来的时候，他的踪迹已经消失，嗅不出来了。今天我第一次没有上床睡觉。假如我不再是一个孩子，该有多好；那样，面对打击我就能坚强一点儿了。大家都说他往西去了。我是今天夜里动身的，先坐了三四个小时的马车，后来乘上了火车。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可我非走不可。呆在一个地方不动简直是折磨我。

他自然又用了一个新名字，又换了一套伪装。这意味着为